

土耳其军队在朝鲜战场参加了一战以来他们真正的第一场战争，遭到使用拿破仑时代战术的中国军队的打击。它的覆灭为朝鲜战争留下了一个插曲。



土军来到朝鲜半岛，激起公众广泛注意。

TURKISH BRIGADE IN KOREAN WAR

朝鲜战争中的土耳其旅

刘俊平 编译

出兵朝鲜

朝鲜战争是美国与新成立的联合国组织的首次合作。共有 22 国向朝鲜半岛派遣军队或医疗部队，16 个国家派出了军队。土耳其就是首批主要参战国之一，派出了一个旅。

由亚兹吉准将统率的土耳其第一旅是一个团作战部队，有三个步兵营，还有支援

炮兵和工程兵。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它是惟一一支一直配属于美军某个师的旅一级的联合国部队。

1950 年 10 月 17 日，土耳其第一旅共 5000 余名士兵（包括联络组和先遣组）在南朝鲜的釜山登陆，接着前往位于大丘城外新启用的联合国接待中心。土军士兵大都来自土耳其东部山区的小镇和村庄。这不

仅是他们第一次离开祖国，也是第一次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村庄，第一次和非穆斯林打交道。

土军指挥官亚兹吉将军是位上了年纪的准将，曾于 1916 年在加利波利指挥土军的一个师与英军作战，在土军内备受尊敬。为了能够到朝鲜指挥军队，他自愿降了一级。

土军来到朝鲜半岛,激起了公众的广泛注意。他们凶悍的外表、飘动的胡须以及佩带的大刀,使希望一睹他们雄姿的战地记者美梦成真。因为尽管土军士兵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没有打过仗,但他们的粗野强硬却是闻名遐尔。他们在战斗中更喜欢进攻,而且不给对手留丝毫余地。大多数土军士兵都年纪轻轻,随身携带一把匕首。对美军和其他联合国部队的士兵来说,这匕首就像是一把大刀。联合国的其他部队都不佩带这种刀,实际上,除了常规武器之外,他们没有任何别的武器。在赤膊战中,土耳其士兵能够娴熟地运用大刀,很具危险性,这使其他盟军都对他们敬而远之。

交战双方

这支拼凑起来的五花八门的联合国部队主要由美国人组成,领导这支部队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将军突然接到命令,要他们发起强大攻势,力争早日结束战争。麦克阿瑟放出话来,要换下两个师,让“孩子们回家过圣诞节”。他的许诺推动了向鸭绿江挺进的错误想法。

来自北方的刺骨寒风肆虐着北朝鲜陡峭无情的山区和变化莫测的山谷。40年来最寒冷的严寒笼罩了这块大地。冻僵了的士兵苦痛不堪,围着50加仑空油桶里临时点起的火堆,想要暖和一点儿。医疗队开始处理第一批冻伤病员。在朝鲜,士兵们真正领略到了“地冻天寒”。要想使车辆和装备里的油管不结冰,必须把酒精与汽油混合在一起。血浆也得加热90分钟后才能使用。晚上,水溶性的药品冻成了冰块,士兵靴子里积聚的汗水也冻成了冰块。北朝鲜地形恶劣,狭长的山谷呈V型,山脊又高又陡,又没有一条清晰可辨的公路,寒冷扫掠着前进的队伍,这一切都是酿成后来这场战争悲剧的因素。

美陆军第七师以及其他部队对在高寒地区作战毫无准备。作战部队中几乎无一配发毛皮风雪大衣。但是,他们接到的命令却是继续前进。11月21日,上边下令他们渡河,还跟他们说,河水只有脚脖子深,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头天晚上,这条河上游的大坝被打开了,河水流泄下来。士兵们艰难地涉入冰冷刺骨、齐腰深的水里,水面上还漂浮着许多冰块。他们尝试了几次,都没能成功。后来,渡河的命令取消了。共有18名士兵患上了严重的冻伤,不得不砍掉他们身上已经冻成冰疙瘩的军装。

在坚持继续前进的过程中,随着朝鲜半岛渐渐变宽,沃克的队伍也拉得越来越开。他们越往北走,所要控制的地盘就越大。他的战斗序列包括由美军第二十四师、英军第二十七旅和南朝鲜第一师组成的美第一军;由美军第二师、第二十五师和土耳其第一旅组成的美第九军;南朝鲜第六、第七和第八师以及陆军预备役的第一骑兵师。

沃克用兵非常谨慎。情报机构也竭力去获取一些有关中国军队的兵力及其动向的切合实际的评估。在西线,在沃克的第九军前方集结的是中国第四野战军的第八兵团,包括18个步兵师,至少18万的兵力。在东线,与美第一军对峙的是中国第三野战军的第九兵团,有12个步兵师,约12万人。中国军队总兵力约30万,另外还有北朝鲜人民军的12个师、约6.5万的兵力。在联合国军后方作战的约4万游击队也使这支队伍的力量更加壮大。

中国军队使用最原始的方法成功调动了大量部队。他们靠牲畜和背扛运送供给,不受简陋公路的限制。他们没有卡车或其他机械化装备可以享受,在陆地上徒步跋涉,因而享有更大的机动性。而另一方面,联合国军却拘泥于基础路面,非要靠改善现有的公路来运送部队和装备。工兵连打前阵,

《人民日报》1951年1月27日对土耳其旅被歼的报道

土耳其旅就歼记

本报记者 谭文瑞

土耳其是近东的一个国家。它的反动统治阶级一向甘于当侵略者的帮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曾当过希特勒军队的喽啰,战后就成了美帝国主义反苏的哨兵。这一次美国在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后,向各仆从国搜罗炮灰,土耳其政府又派了一个五千人的步兵旅到朝鲜,充当美国侵略军的马前卒。结果,在第一仗中就被我人民志愿军击溃,许多土耳其士兵变成了美国侵略者的陪葬品。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粉碎麦克阿瑟企图侵占全朝鲜的所谓“总攻势”,在全线发动反攻。敌军全线迅速动摇,美军第九兵团为了掩护溃败的美军撤退,便把土耳其旅调来作替死鬼。

土耳其旅在二十八日开到价川。第二天拂晓,就派出一个所谓加强连,乘着二十多辆卡车,沿着蜿蜒数十里的山路,直奔驻地东南戛日岭的顶峰,企图控制这一高达千尺的险峻山岭,阻止我军向南追击溃敌。没有料到我志愿军的先头部队也在这一清晨进抵该岭。就在悬崖峭壁的山上,我志愿军与这一连土耳其兵展开了遭遇战。一个回合,就击溃了这一群仆从兵,消灭五六十人,其余的狼狈逃窜,滚下山去。当天,价川就被我军包围了。

土耳其兵挨了当头一棒后,惊慌失措。十二月一日上午,在价川的数千土耳其兵,乘着一百多辆卡车,慌忙向军隅里方面逃命。一路受到我军的阻击,伤亡惨重。同时,我志愿军另部已插入敌人的侧后,把溃逃的土耳其旅与美军第二师的残部截在价川至军隅里及价川至三所里的两条公路上,分别聚歼。土耳其旅的士兵,一面要设法自己逃命,一面还要掩护美军撤退,经过一昼夜的战斗,满山遍野都是戴着星月帽徽的土耳其士兵的尸体,除旅长带领着两千多名残兵逃出重围外,土耳其旅全部被击溃,被我军俘掳的就有好几百人。

放下武器的土耳其兵在被俘后,就张着嘴巴要东西吃。有的从大衣口袋里掏出生的苞米来剥食,仆从兵是吃不上美国少爷兵的罐头的,虽然忠心耿耿,还是不免受到主子的歧视。他们的性命更是不值钱,在危急的时候,要替美国兵作挡箭牌。所以这些被愚昧的土耳其兵在被俘后,都很高兴。当我们把缴获的土耳其纸烟分发给他们抽的时候,他们流露出无限的感激,有些俘虏做手势表示说:“这些纸烟,以前只有我们的长官才能抽。”

土耳其旅的被歼,说明了作为美国侵略者的帮凶的悲惨命运。那就是帮凶者所受到的惩罚,并不会比他们的主子轻些。相反地,他们由于往往被美国侵略者利用作挡箭牌,更早地变成了炮灰。

竭力设法使公路能够让坦克和车辆通过。

对联合国和美国极为不利的另一个差异在于对交通线、二战思维和战术的依赖和固守上。中国军队要求士兵随身背上至少6天所需的全部食品。他们的干粮是压缩的熟米饭和豆腐以及其他食用时同样不需要加工或加热的食品。后来发现的中国士兵的日记里讲到,由于这些极为有限的口粮,饥饿阵阵袭来。然而,同样是在使联合国军束手无策的刺骨寒风里和恶劣地形上,他们却实现了自己的作战目标。

中国军队通常在夜间行军,平均每天至少18英里,连续行军约18天。白天,他们就隐蔽在崎岖的山地。只有侦察小分队可在白天活动。这种禁令极为严格,任何人违反隐蔽命令,军官都有权将其击毙。中国军队的许多运动战术都与一个半世纪之前拿破仑所使用的战术有相似之处。

出击不利

11月19日,美军第二十五师于早上六点开离开城,是夜两点左右宿营在矿业城镇军隅里。次日,未配备卡车、基本上是个步兵部队的土耳其旅被派遣编入军隅里的第九军后备队。21日,该旅接到命令与美军第二十五师一同北上。22日,他们完成了在指定区域压制北朝鲜巡逻队的任务。

在与美国同伴一同前进时,土耳其旅被命令与第九军右翼的美军第二师建立联系,并掩护该师的右翼和后方。这时,该旅得到消息,在德川西北部有中国军队的一个团,但关于中国军队和驻守德川的南朝鲜军的详细情况并没有告诉他们,怕影响他们的士气。

11月26日,中国军队向美第一军和第九军发起猛烈反击,气势骇人。土耳其士兵受命保护联合国军的右翼。该旅第一营被用派来的卡车运送到军隅里以东15英里、距德川约一半路程的瓦院。由于派来的车辆不够多,卸下一营之后,才能再返回来接二营,于是,土耳其旅的一些部队便开始步行。各种各样的命令、与前令相反的命令以及乱七八糟的传令使得整个局面乱作一团,难以明辨。

土耳其旅受命封锁公路,并夺取云兴里。后来,在解释当时的混乱局面时,亚兹吉写道:“根本没有时间把我部运送到云兴里,



在朝鲜战场,士兵真正领略到了“地冻天寒”。

并在天黑之前将其部署到位。另外,美军推测我们的敌人应该在新兴里,但实际上,他们距离美军要求我们防守的战线太近了。我部在到达指定位置之前受到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太大了。”

正如亚兹吉明确指出的,土耳其旅处境不妙。他们不得不向东南撤退。这一撤退进一步暴露了土耳其旅自己的东翼以及美第二师的东翼。亚兹吉命令部下紧接着向东北方向的瓦院运动。土耳其旅此时已经与美军失去了联系。因此,亚兹吉担负起指挥任务。部队到达瓦院后,在没有坦克掩护的情况下,亚兹吉命令士兵徒步向德川发起了进攻。

美军第二师的空中侦察发现成千上万的中国部队正在朝德川方向运动,判定那就是他们将要攻打的地方。但实际上,中国在整条战线上发起了反攻。

不管怎样,土耳其旅已经实现了一个目

标,他们牵制住了敌人。中国军队数次要夺取土耳其旅的阵地,伤亡较大,每次进攻都被土耳其旅击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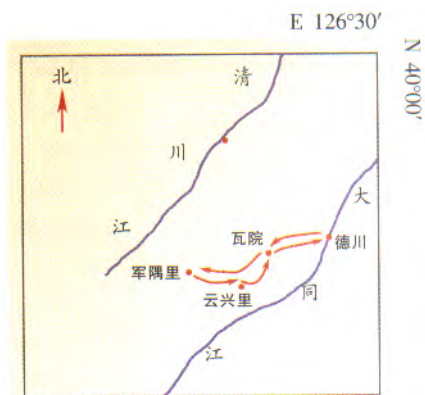
土耳其旅被孤立在零度以下的气温里。夜里,中国军队使用鼓号、口哨、长笛、牧羊笛和钹制造出阵阵噪声,又喊又说又笑地对他们进行了连续密集的干扰。

逡巡溃退

原本采取攻势的联合国军此刻变成了全军溃退。势不可挡的中国军队不断地变换战术和攻打方向。军部与土耳其旅的通信恢复了。由于语言不通,有些命令搞明白了,但大多数则没有。该旅接到命令,与美军第三十八团会合,掩护该团的侧翼,并夺取一条向西撤退的路线。但在撤退的慌乱之中,文电信息被错传延误,杂乱无章,因此,当这条至关重要的指令传到时,已经晚了两个小时。部队只好在一片混乱中,在拥挤不堪的公路上慌忙掉头。

在向瓦院回撤途中,土耳其旅再次遭到了敌军火力的猛烈攻击。该旅还没能来得及重新集结防御,中国军队就已经来到了。他们对这支凌乱无序的纵队发起猛烈进攻,士兵九连不得不再次掉转头,攻击掩护大部队的撤退。十连受命负责该旅的全面警戒。

九连负责保护十连和十一连的侧翼。中国军队放松了对十连的包围,但对九连和十一连继续实施包围。11月28日十时左右,中国军队成功突破,大举进攻九连阵地。该连



瓦院战役土耳其旅进攻及溃退示意图

被彻底打垮,连长及其众多手下战死。

中国军队的增援部队想要包围整个土耳其旅。不过,亚兹吉在对战场局势进行分析之后,采取措施来保护他的侧翼,以免被全面包围。中国军队势如破竹,突然停止了进攻,这样,土耳其旅又陷入了他们布设的圈套。中国军队的伏击对土耳其旅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11月30日,该旅战斗力被摧毁。他们从美第九军得到的惟一援助就是一个坦克排和运输卡车,再加上该旅的火炮,使该旅部分力量得以幸存。

以败告终

撤回瓦院的土军主力11月27日被团团包围,他们的大刀与中国军队的刺刀之间展开了白刃战,约400人受伤。土耳其旅在瓦院一直坚持到当天下午,而后向西南方的另一个阵地撤退。在遭到中国军队的再次迂回包抄之后,他们又向军隅里撤退。部队损失了大部分车辆。当幸存下来的士兵再也没有其他的逃脱办法时,就都匆匆爬进了山里。此时,中国军队已经控制了所有的公路。土耳其旅继续进行了阻滞战斗,想要为其剩余的部队争取时间来重新编队,并组织一次多少像样的防御,但都没有奏效。

在二师司令部,有关土耳其旅及其实际行动的消息越来越难以获得。派往土耳其旅阵地的坦克一次次被挡了回来。混乱导致了惊人事件不断出现,美军士兵干脆放弃了阵地和装备,甚至连武器也丢掉了。中国军队好像遍地都是,同时又到处找不到影子。他们的动向很少能够得到证实。即便是确认了,也常常是错误的。比如有消息说,中国军队就在前面,结果他们却从后面发起了进攻。土耳其旅决定撤消战地指挥所,因此往后开始的完全是一场新式又古老的战争。

在联合国军的进攻和中国军队的反攻过程中,土耳其第一旅伤亡3514人,其中,741人战死,2068人受伤,163人失踪,244人被俘。另外,还有非战斗伤亡298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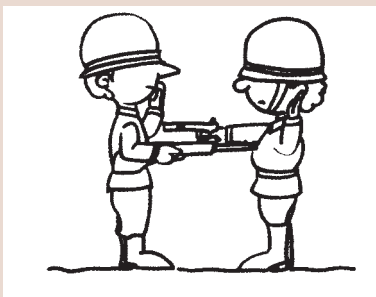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土耳其的第一场真正战争中,由美军顾问武装和训练的土耳其旅在恶劣的条件下,虽然表现得勇敢卓越,但对他们的要求或期望恐怕也只能如此了。■

(责任编辑 席亚兵)

(插图 王海燕)

朝鲜战争中美军士兵的“经验谈”

1.如果敌人进入了射程,那么你也进入了射程。



2.敌人射来的子弹总是很有准头。

3.最好走的路上总是布了雷。



4.尽量不要显得太重要,这样能避免敌人的射击。

5.老兵的行动很好预测,新兵才是最危险的。



6.敌人总是在这样两种情况下发动攻击:

a 当你准备好时

b 当你没有准备好时

7.集体行动是最重要的,这样敌人就会有其他的射击目标。

8.如果你什么也记不得了,那么当时敌人的大砍刀一定砍中了你。

9.胸膛上喷血的伤口自然会让你放慢前进的速度。

10.如果你们的突袭进行得很顺利,那你们一定是进入到敌人的伏击圈了。

11.你的任何行动都会招来敌人的子弹,包括什么也不做。

12.如果让敌人打进来太难,你就会打不出去。

13.千万不要和比你更勇敢的人躲在同一个弹坑里。



14.如果你什么都缺,但就是不缺敌人,那你一定进入战场的范围了。

15.如果你们已经在一个地区布防,记得一定要告诉敌人。

16.千万别忘了,我们的武器弹药是出价最低的军火商制造的。

17.如果一个愚蠢的办法能奏效,那它就不是愚蠢的。

18.所有五秒钟才爆炸的手榴弹,它的引线总会三秒钟以内烧完。

19.如果几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才会起作用,那么在战场上这些条件一定不会同时满足。

20.如果在战斗中你超额完成了任务,下次行动你会分到更多的任务。■

李强 编译

林雪 插图